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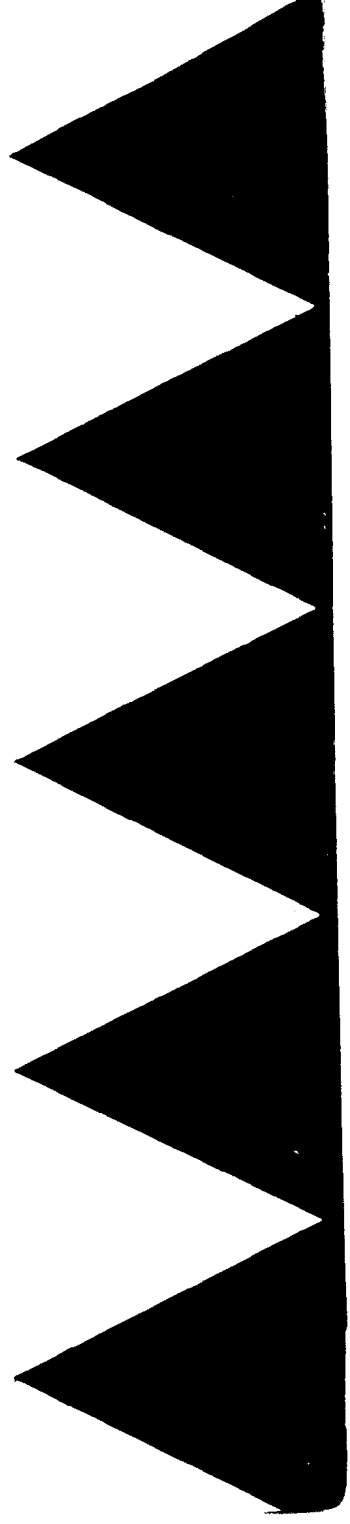
*Black and White*

[澳] 萨莉·摩根 = 著

[新加坡] 潘小芬 =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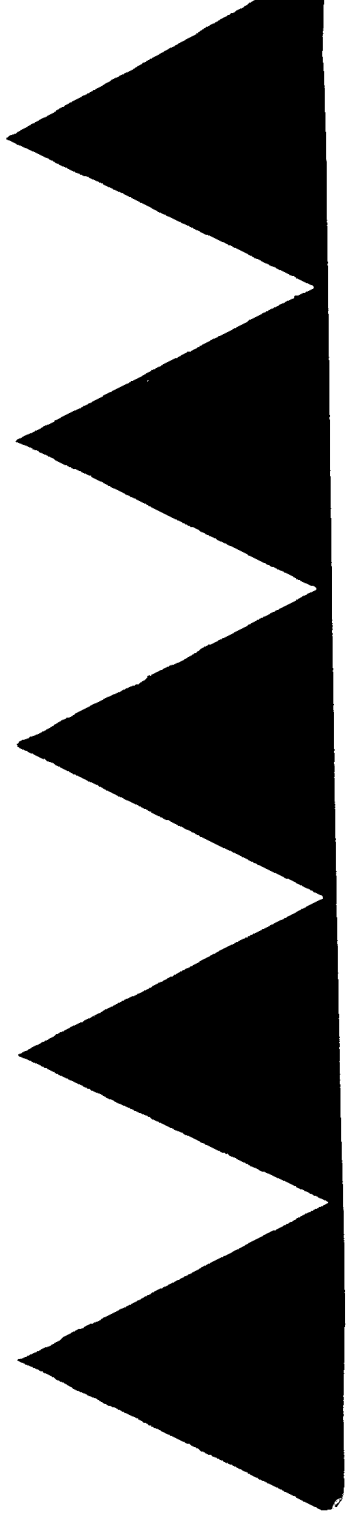
黑与白

潘彦魁



## 献给我的家属

假使当时我们自愿  
对一切不去寻根究底，  
我们会多吃亏啊。  
我们是会活下来的，  
但非一个完整的民族，  
我们至今仍旧不认识  
我们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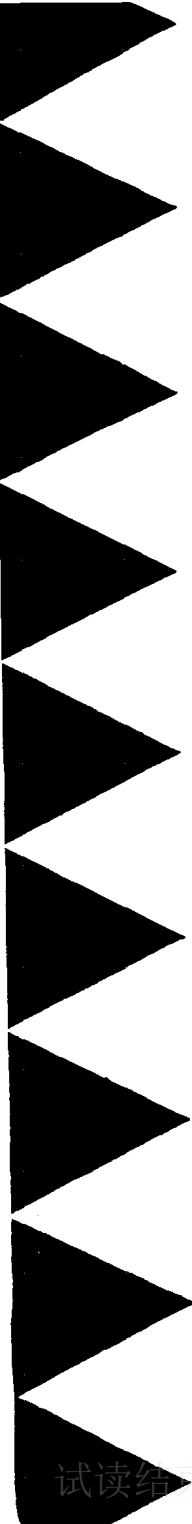




## 简介

本书是一位澳大利亚混种土著的自传。作者萨莉·摩根 (SALLY MORGAN) 以富启发性、坦诚感人的笔调，记录下她在寻根途中，逐渐揭发出来的另一面澳大利亚历史，一面过去白种澳大利亚在避而不谈的历史。正如作者所说：“原先是个求知的尝试，现在已变在一种心灵上令人激动的朝圣。”土著意识的完全觉醒，终于使她和她的一家在歪曲的现实里打到了自己的价值，确立了自己的身份。有着 10000 多年人类历史的澳洲主人翁，经过了 200 多年的被剥削，被出卖，受蒙骗，遭驱逐，以至于自卑到抬不起头来做人的地步，今天开始普遍地受到人们的注意和认识了。这一段羞耻的历史将不只属于一个国家，这是整个人类历史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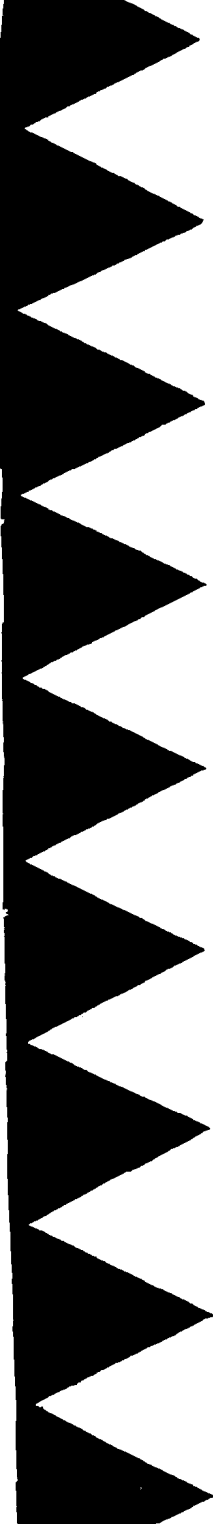
作者前后苦心地花了五年全部的时间和五年部分的时间来写完这本书。她从童年倒叙缓慢地开场，逐渐进入急迫、刻不容缓的追查，让读者欣赏到她身负这个使命的重要性和她那坚决要追根究底的顽强性格。作者巧



妙地将家史写得像悬疑案的小说，页页扣人心弦。虽然写的是严肃的故事，书中却不乏幽默感。滑稽之处，令读者能在沉重的心情之下破涕为笑。全书充满着亲切的人情味，多处都能使读者起感情共鸣。

作者在本书里穿插了三个独立的故事：阿瑟·科伦娜(ARTHUR CORUNNA)，作者的大舅公；格拉迪斯·科伦娜(GLADYS CORUNNA)，作者的母亲；戴西·科伦娜(DAISY CORUNNA)，作者的外祖母。从他们各人的口述中，作者忠实地向读者传达了一段从19世纪末到现今百多年澳大利亚的黑泪白耻。加上作者本身作为一个20世纪的混种土著的委屈和经历，运用了她天赋的艺术才华，在这块澳大利亚土著们的土地上，烙印上一幅意味深长、永垂不朽的三代澳大利亚土著的历史油画。

萨莉·摩根1951年生于西澳的佩斯。她在西澳大学获得了文学士（主修心理学）后，又在当时的西澳工艺学院做研究生，获得了咨询心理学、电脑学和图书馆学的研究生结业文凭。她已婚，有三个孩子。除了写作之外，在绘画方面也极享美誉。她的具有独特风格的澳大利亚土著图画，被不少私人收藏家所争购，而且也被选收在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家画廊里。本书是她的处女作。出版后轰动了澳大利亚、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文坛，成了各地书店里最畅销的书。她接二连三地赢得了好多奖。在1987年，她成了第一个获得人权文学奖的人。1988年获得西澳周刊的文学奖和1988年度的盲文书籍奖。目前她在澳大利亚审议会的文学委员会里担任工作。1989年举行佩斯艺术节时，官方的节目之



中，包括了她开的个人画展。她也被选为这一年艺术节  
的艺术家，设计了艺术节的招贴画。1990年她和夫婿合  
作的“书画刻印艺术”获得了澳大利亚的国家版画奖中  
的塞里森和克莱尔奖。本书在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洲被  
列入当地学校的课外阅读书籍名单中。西澳大学也从  
1992年开始采用本书作为学生选修英国文学名作家丛  
书的书籍之一。当今有许多澳大利亚人都认为这是一本  
当地人必读的澳大利亚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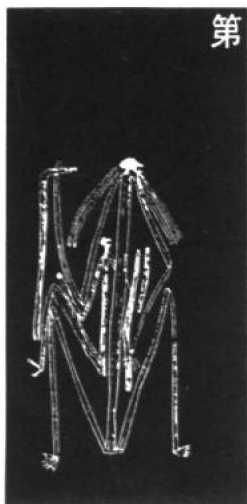
## 目 录

- 第1章 医院/1
- 第2章 制造厂/11
- 第3章 我入伍了/20
- 第4章 酒徒/28
- 第5章 佯装/40
- 第6章 只不过是一场梦/49
- 第7章 变动/56
- 第8章 亲友/65
- 第9章 野生动物/74
- 第10章 万灵丹/86
- 第11章 有进展/95
- 第12章 成功与失败/108
- 第13章 成长中/115
- 第14章 珍禽异兽/130
- 第15章 一个黑皮肤的外婆/138
- 第16章 我们是什么民族/149
- 第17章 要使自己将来有所成就/157
- 第18章 做工的生活/168



- 第19章 生活起居的改善/172
- 第20章 新的生活历程/184
- 第21章 承认过去/196
- 第22章 一个开始/205
- 第23章 一位访客/220
- 第24章 有志者/229
- 第25章 我们历史的一部分/246
- 第26章 与过去的一些联系/258  
阿瑟·科伦娜的故事/268
- 第27章 今后是往何处去/326
- 第28章 归去科伦娜/334
- 第29章 像我这样的人/361  
格拉迪斯·科伦娜的故事/369
- 第30章 情况严重/463
- 第31章 好消息/479  
戴西·科伦娜的故事/489
- 第32章 鸟的鸣唤/526





第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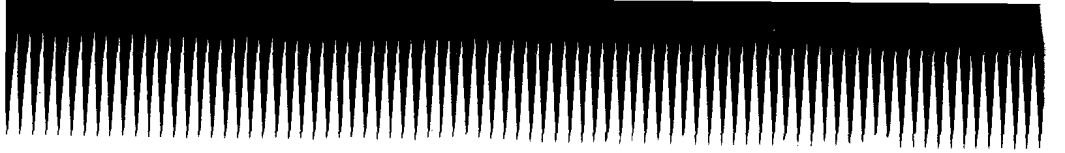
章

医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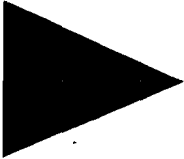
又是医院了，又是我那踌躇不前的脚步声从那些长而空洞的过道里传出来的回音。我很讨厌医院和医院里的味道。我很讨厌那些新上了漆的发亮的光板墙，那些一尘不染的窗台和那些在我们匆促走过时一晃摄下我那歪曲模样的发亮镀铬合金管。我那时是个在毫不友善的环境里的污秽的五岁小女孩。

有时，我恨爸爸生病，恨妈妈逼我去探望他。她只是偶尔才带我弟妹婕尔和小比同去。我总是处在微妙的处境下。有我在场就包管没争论。妈厌恶争论，厌恶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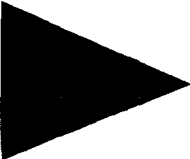
我们来到最后一段过道的尽头时，我不禁直觉地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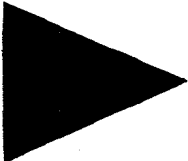
叹起来了。那些门又在等着我了。那些大而结实的门，上端还镶嵌着厚玻璃。门扇是靠那些重黄铜叠铰来开关的，当我往里推的时候，我想像到它们在向外推。要不是再加上妈那蛮可观的体重，说不定我每趟都会跌个四脚朝天。



那些门涂着绿色的亚麻油，绿中掺有白花圈纹。这图案使我想起妈那独特的彩虹蛋糕。她做的是有粉红和巧克力圈纹的奶油蛋糕。我认为这些蛋糕真是不可思议。这些门可就没什么奇妙了，我早已知道门后面是些什么了。



时而，我会笨拙地往上跳，企图从玻璃窗格看见里面的病房。依我的年龄虽算是个子高的，然而从来就没能看得见什么。我仅是做到擦伤了自己瘦而突出的小膝盖和在玻璃窗格的下端留下模糊的指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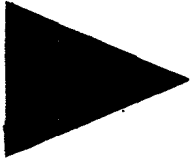


有时，我假设爸不是真的病。我幻想我走过了那几道“门”，就会见到他迎面微笑。“当然我是没病的，”他会说，“过来坐在我膝上和我聊天。”这时妈也会在那儿，笑着，我们大家都好开心。这就是我常往上蹿，试图从玻璃窗透视进去的缘故。我总希望，里面的情景会像变魔术那样改变了。

那里的男病人很少有探访者。我们的到来，跟那位来卖棒糖和杂志的红十字女士一样地受到重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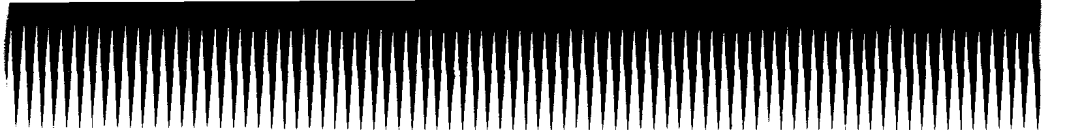
“哟，瞧谁来了？”他们喊道。

“看来她长高了，你说是不是呀，汤姆？”



“真想不到能再见到你，小姑娘。”我早知道他们见到我并不真的感到意外，那只不过是他们耍的一套把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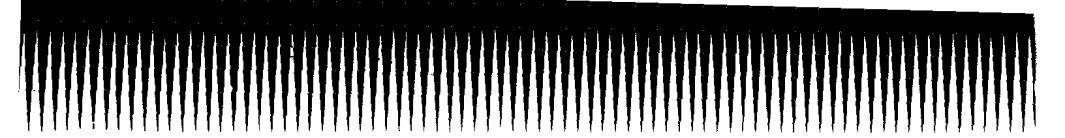
受了那么热情的欢迎之后，妈往往就试着要敦促我开口说话。“向人问好呀，心爱的，”她一面赶紧向我背一戳，一面这么鼓励我。我的沉默使她感到苦恼，她通常向各位推说我害羞来为我掩饰。其实我是害怕甚于害羞。我觉得我要是开了口，我一定会整个人崩溃下来，地板上躺着的便是粉碎了的我。我充满着莫名的恐惧。

病房里的男病人并没轻易作罢，他们继续不停地跟我开玩笑，希望能把我争取过去。

“得啦，甜丝丝的，过来和我谈谈。”一位年老的男病人递过来一颗扇形乳脂软糖哄着我说。我的双足是粘紧在地板上的，即使想要也动弹不得了。这个人使我联想到鬼。他那剃得短短的头发竖立起来，就如牙刷上短而白的尼龙丝。右膝盖下的小腿不见了，他那松弛的皮肤使我想起了羽毛拔得精光的鸡。他拿着两颗扇形糖果斜着扑向前来，哄我靠拢过去。我则等着他跌下床来，我蛮有把握，只要他再斜一点就跌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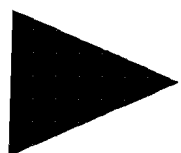
我一直告诉自己，他实在不是鬼，而只不过是名老兵。妈曾吐露过，他们全都是些老兵。她说时是低声来的，简直像煞有介事一样。她对他们有一种特殊的好感，我当时还不明白。我常在想，为何老兵是那么特殊。这些人全都不是缺手就是缺脚。爸倒是惟一四肢齐全的。

我尽量地不对他们任何一个直视，我知道目不转睛地盯着人家是没礼貌的。有一回，我对着一副老人用的双拐想了好久，妈可气恼了。我只不过在想像拐着走路的感觉究竟是怎样的。我能靠我这瘦皮猴似的四肢之一过活吗？我就是这么称呼我的手和脚。它们毛并不多，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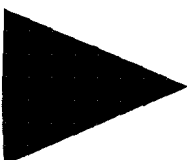


却长而瘦，我不喜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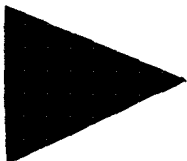
一个人竟能失去身上那么多的部分而尚能生存，我感到十分费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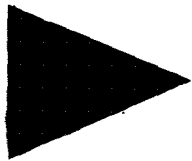
那位老兵摇晃着仰卧在他的枕头上，我趁机迅速地偷看了爸一眼。他正站在靠床的老地方。我们虽是他的家属，他从不会像其他的人那样上前来招呼我们。他的晨衣那么松散地挂在他那瘦长得难看的躯体上，这使我联想到妈在家的入门处小柜里挂着的那些铁丝衣架。仅是一副骨架子，那就是我爸了。他如此麻木不仁已是多年的事了。



有一次，妈和病人们小谈和打趣片刻后，我们便走过去站在爸的床边，然后走到外面医院的走廊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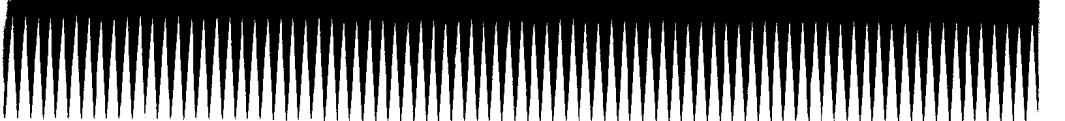
这些走廊是闲坐的最好去处，那儿有桌有椅，同时你也可以望到下面的花园。可惜的是那些椅子让你坐上几分钟就会周身不舒服，它们的框子是铁的，横钉在座位和靠背上的是些五颜六色的单条甲腊木板。当我实在闷得难受时，我便自我寻乐地在脑子里重新把那些颜色调配一番。



妈和爸在对谈的时候，我则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那正是一个晴朗蔚蓝的春天，我可以嗅到草的潮湿味，也可以觉得凉风习习。这是个那么快乐和美丽的日子，我简直想哭了。每当春天，我总有一次感情波动的经历，外婆也不例外。就在昨天，她一大早就来唤醒我，叫我去看她的最新发现。我本在酣睡中，但她的声音不知怎的竟然钻进了我的梦乡。

“萨莉……醒醒……”我连在梦境里也想要知道那声





音是从哪儿来的，微弱但持久，就像雾夜里的一把火炬的光芒。我并不想醒过来。我深深地钻进一堆高叠在我身上的外套和毛毯下。它们在我梦中是沉重而缺乏温暖的。我环抱住双脚来取暖。有时，我认为瘦削和怕冷是相关的，因为我两者都是。

每天夜里，我总要大声地喊：“妈…我冷哟。”接着，想催她快点，“妈……我冻僵了！”

“萨莉，你怎么还会冷呀？”这已是她来我床边的第三次了。她总是将我套在头上的外套掀开来说：“我要是再替你多盖一层的话，你就会闷死了。其他的人都不要这些外套来压在上面。”我和弟弟小比、妹妹婕尔共睡一张床。他们从不觉得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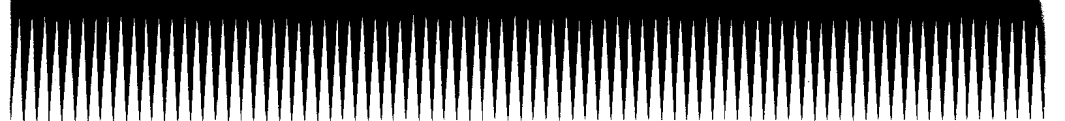
我会从外套中一件吊皮袄的领子里像鹤一样伸出长脖子来反驳道：“我宁愿闷死也比冻僵好！”

外婆只需插个嘴说：“不够暖是好难受的哟，格拉迪。”就够叫妈无话可说，从入门处的小柜里拉出那些旧一点重一点的外套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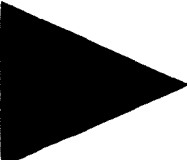
在这个时候，坐在医院的走廊上，回想起外婆为了试图弄醒我而如何前后摇摆我那瞌睡的身子，不禁笑了起来。几分钟过后，我终究得伸出头来呼吸，迷糊地咕哝道：“干吗呀？还这么早！外婆，你就一定要这么一大早来叫醒我？”

“嘘，静，你就要吵醒别人啦。记得吗，我说过我会早点叫醒你，再让你去听听那只大牛蛙，还有那只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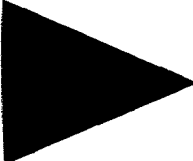
大牛蛙和那只鸟，我怎么会忘掉。爸爸住院的整个星期里，她除了这件事就不谈别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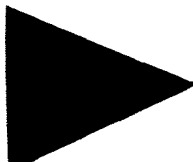
外婆一层层掀开盖在我身上的东西催我起床。我暂时像小球那样蜷得紧紧地躺着。我底下是暖和的，但盖着我的外套和毯子都被拿开后，我的上面就很快冷起来了。我咬紧牙关，从床上一跃而下哆嗦着套上一件旧红套领毛衫。然后光着脚板儿，跟着外婆到屋后的走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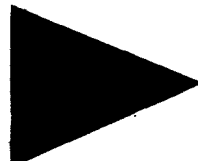
“静静坐在石阶上，”她对我说，“要非常肃静。”这类警告我是听惯了。我知道非要很肃静，不然绝不会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我靠摩擦双脚来取暖，同时耸一耸身体将其余的部分也缩进已经走了样的套领毛衫里。我将双手缩进两袖里，环抱双腿，静候着。



清晨是外婆一天中最喜欢的时辰，那时候她常在花园里发现一些新奇的事物。一条肥胖截尾的四脚蛇啦，蛇留下的踪迹啦，长着特异触角的蟋蟀和无数的生物，它们为着各自独特的原因而单挑我们这院子来定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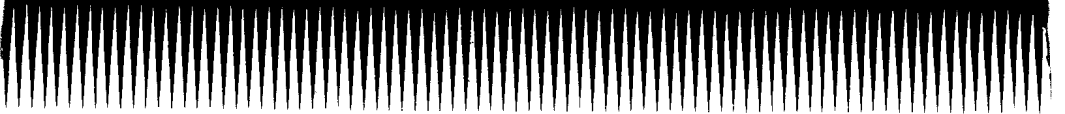
我真想春天能常驻，但总是事不如意。夏天往往跟着就来，草木就枯黄干硬了，即使是医院里娇生惯养的草，也不如以前青绿。那些沿着我家篱笆侧边和柠檬树下丛生的庞大的金莲花也就要消逝了。我也就不再去寻觅仙女们了，外婆也就不再经常一大清早地来叫醒我了。



我昨天才听到大牛蛙的叫声，它是外婆宠爱的动物之一。她同时也掘出一只较小而深褐色的蛙来，让我细看过后，又将它安全地埋回大地里。一阵清晨的微风突然从我光裸的双腿缝间吹上来，我打了个冷颤。我预料那只大牛蛙今天早上会再度出现。于是守望着那片上回最后见到它的黑泥地，心想它就要从那儿爬出来啦。

我感到兴奋，这倒不是因为想起了大牛蛙而感到兴





奋。今天早上，我是在等着聆听那只鸟儿鸣唱。外婆唤它作她的奇鸟，吹说除她之外还没人听过它呢。今早，我也是打算来听它唱的。

“破落客，破落客！”这声音吓了我一跳。我笑了。原来是那只大牛蛙在告诉我们它这回又破产了。我望了望天空，一片清爽模糊的蓝色，看来天气即将转暖了。

鸟儿依旧无影无踪。我不耐烦地坐立不安起来。外婆把棍子往污泥上一插说道：“它这就快到了。”她说得很肯定。

忽然之间，院子里果然洋溢着一种高频的鸣声。我双眼往树林里探寻。见不着那只鸟儿，然而它的鸣声犹在。这音乐中断得和开始时一样地突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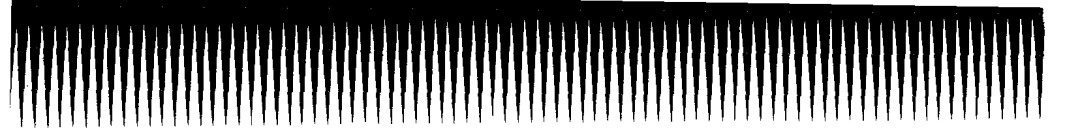
外婆向我微笑，“你听见了没有？你听见那只鸟儿鸣唱了没有？”

“听见了，外婆。”我敬畏地悄声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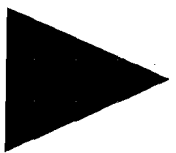
那曾是多奇妙的片刻啊。我无限感慨。我这时却是和爸在一起，而医院就没有这种奇妙的地方了。我咬紧牙关，下巴搁在胸口上，转眼看着爸妈。他俩显得紧张不安。我不知道做了多久的白日梦了。妈伸过手去轻轻点一下爸的胳膊。

“你这阵子觉得怎样啦，亲爱的？”她老是关心他舒不舒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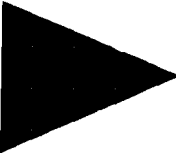
“你倒认为我怎样了？”这实在是问得幼稚，从那时起他的病情就没有好转过。我看着他背驼着向前坐在椅子上时，就联想到塘鹅的一双翅膀。他肩膀两端向上撑起就和塘鹅的两翼一模一样。不知道我自己的是否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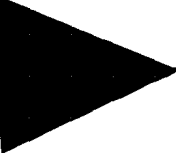
样。我伸长脖子抬头一望，没错，没多大差别，我的两肩也是同样尖尖的。爸和我的确有许多相似之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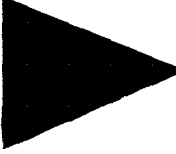
爸的手指开始在椅子的扶手上曲起又伸直。他有一双男人少有的纤细的手。记得一次有人这么说：“你父亲年少时顶聪明的。”我会不会从他那儿遗传到绘画的天才？我虽没见过爸绘画，倒见过一次他书写的信。字体秀丽。我知道他现在不管写什么都会有点麻烦了，他的手终日不停地发抖。有时，我还得为他点燃香烟呢。



我的视线从他的双手移上他那修长的胳膊直达他的脸部。这时候我才开始觉察到他的体重又减轻了。知道了这一点后我便忐忑不安起来。爸发觉我在注视他，变得更苍白了，两颧骨下深陷的部分尤为分明。只是一对熟悉的淡褐色的眼睛依旧不变，迷惑地，含泪地，凝视着我。



“我正在给你做一样东西，”他不安地说，“我这就去把它拿来。”他回病房里去，几分钟后带着个小蓝灰背袋回来。那是个周围绕着栗色皮条的袋子，只差最后一条还没十分完成。当他悄然将它放在我膝上时，妈喜气洋洋地说：“瞧，你爸多能干，竟能做这给你，不是吗？”我凝视着那袋子，妈打断我的思路说：“你喜欢它吗？”



我被难住了。勉强咕哝了一声“喜欢”，便让眼光从那袋子转移到不远处广阔的绿草坪上。我真想飞奔出去投身在那片草地上。我要把脸掩藏起来让爸看不见。我要呼喊：“不！我不认为爸能干。谁都可以做这个袋子。爸也不见得认为这有什么能干！”

等我转回头来的时候，爸妈俩正在遥望着远方。





“我们可以走了吗，妈？”我内疚地试探道。我真的这么问了？我睁大了双眼等着他们的反应。这时我才注意到他们俩根本看都没看我一眼，只一味呆望着草地。我悄悄地松了口气。前一次我那么大胆地大声发问时，妈当时又生气又难堪，爸倒是静静的。他这时一声不出，那眼睛是多悲哀，多悲哀啊。

冷不防探病时间结束的铃响了，我真想往上蹿，然而我强制自己一动不动地坐着。我深知假使我显得太过热心，妈会不喜欢的。终于，妈站起身来，在她向爸愉快地告辞时，我慢慢地从椅子上撑起身来。当时双腿的背后一定看来就像画着横线的过街人行道，我可以感觉到那些硬板在我皮上印上了好些凹痕。

我们走回病房时，那些男病人喊道：

“什么？要走啦？”

“你才来不久嘛，小姑娘。”

那位有扇形糖的老兵笑了。他手里还是拿着棒糖。他们都卖弄地挥起手来告别。当我们走过那些门来到空荡荡的通道时，一个声音喊道：“我们下回将会再等你，小姑娘。”

归途上，强而冷的气流从公共汽车窗外吹进来。一路上我忖量着，究竟一个人的内脏能打起皱纹来吗？我倒是还没听成人这么说过，可是这是我当时的感觉，我感到就像我的内脏需要用熨斗来熨一熨一样。我将脸儿迎向吹来的风，觉得它直从我的鼻孔灌入喉咙里。它冷酷地将我内脏那些顽固的皱纹一律清理制服了，然后把它们扔到路过的街道上去。我闭目轻松地嘘了口气。